

外电评述勃列日涅夫同基辛格会谈

塔斯社说双方讨论了有关起草新的限制战略武器协定问题；法新社说双方在安哥拉问题上当着记者进行了交锋

【塔斯社莫斯科一月二十一日电】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和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同美国国务卿基辛格今天开始在克里姆林宫会谈。双方就苏美关系一般问题交换了意见，并开始讨论有关起草新的限制战略武器协定问题。

【法新社莫斯科一月二十一日电】基辛格国务卿今天同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举行了两次会议，时间共达四个多小时。

一位美国发言人说，上午的会议集中谈了限制战略武器会谈问题和安哥拉问题，下午谈的是限制战略武器会谈问题。

【本刊讯】美国《华盛顿邮报》记者马德和奥斯诺斯一月二十一日自莫斯科报道：

在克里姆林宫开始的会谈中，苏联领导人

勃列日涅夫当着记者的面以外交辞令同基辛格进行了异常率直的交锋。双方在谈话时是笑嘻嘻的，但是在安哥拉问题上词锋却尖刻得惊人。

当记者问及安哥拉是否将是要谈到的问题之一时，勃列日涅夫傲慢地回答说：“我不谈安哥拉问题。安哥拉不是我的国家。”

站在勃列日涅夫身旁的基辛格急忙插话说：“当然要讨论这个问题。”

葛罗米柯反驳说：“会谈议程一向是要双方同意的。”

基辛格反击说：“那我要谈这个问题。”

勃列日涅夫讥讽说，“你同索南费尔特讨论这个问题去吧。”他指的是美国国务院顾问索南费尔特。他还说，“那样，你就会取得完全一致的意见。”

在有人问勃列日涅夫是否要对华盛顿进行拖延已久的第二次访问以便使一项限制战略武器协议达到高峰时，他以模棱两可的话作答。

他说，“我希望”访问华盛顿，但是，“此行最重要的是，必须达成协议”。

苏美双方都没有表明，本周在这里能够达成一项新的全面的核武器协议。甚至也没有表明能充分地勾划出这个协议的轮廓。

【美新处莫斯科一月二十一日电】（外事记者：凯尼格）基辛格国务卿和苏联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在上午和下午举行了会谈，一位美国官员在他们会谈之后说，在苏联对基辛格博士为新的限制战略武器协议提出的建议作出的答复中有一些积极的因素。

但是，这位美国官员要人们注意，虽然会

谈正在向前进，但是由于苏联的答复中的其他一些方面，某些问题还是原来的老样子。

基辛格二十一日又向苏联人提出了一些主张，充实他上星期从华盛顿向苏联人提出的建议。他在上午会谈中得到了苏联对他就苏方的反应和反建议提出的问题的一些澄清性答复，于是，为了推动事情继续前进，他在下午会谈中又提出了一些主张。

上述美国官员说，苏联并没有拒绝美国新提出的那些主张，但是他强调，这些主张对双方中无论哪一方说来都不是轻易就能做到的。

在上午会议上，基辛格还向勃列日涅夫提出了安哥拉问题。

这位美国官员说，从勃列日涅夫的答复中看不出对安哥拉有任何不同于苏联人以前讲过的东西的意图。

益，以及达成关于避免出现危机局势和避免单方面得到好处的谅解，仍然是谋求建立稳定的世界秩序的努力的核心。

这些原则是我们的特别责任的一部分。这些原则必须应用到具体的情况中去，不管这些情况出现在哪里，因为如果想实现持久和平的话，这些原则就必须成为国际行动的准则。历史告诉我们，大国不会长期忍受它们的安全被削弱或它们的利益被侵犯的情况，它们迟早将谋求在某个其他地方或以某种其他方式取得补偿。

但是正是这种连锁的行动和反行动过去曾经带来灾难，而如果不想让历史的灾难重演就必须予以打破。我们曾经互相告诉对方并且曾经对全世界说过：我们了解这种极其明显的现实。因此，我们必须根据这些现实行事。

双方都已向全世界保证，我们将不仅限制而且实际降低进攻性战略武器的水平，要实现这个保证就取决于这次努力的成功。外长先生，如果我们失败的话，我们两人都必须对本国人民、对全世界和对历史回答这一问题：是否有理由因这个或那个具体的、可能只是属于技术性的问题使整个努力失败或者长期拖延？我们是否尽到我们的一切力量使人类免受一场核武器竞赛的负担和危险？

限制战略武器也许是我们共同面临的最具体的任务，但是它远远不是唯一的任务。近几周来，我们发现我们在关系到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一些重要问题上存在着不同的或互相对立的观点。我们认为，克制、互相尊重对方的利

定。苏联一贯坚决主张，勃列日涅夫同福特总统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即海参崴——本刊注）会晤时达成的协议应付诸实现。

葛罗米柯最后强调指出，总的说来，苏联和美国之间所签订的协定意义重大。苏联领导认为，为了使这些协定不致受到动摇，双方都应表现出诚意和决心；这些协定今后应充分得到实施。

【美新处莫斯科一月二十一日电】基辛格国务卿在一月二十一日苏联外长葛罗米柯为他举行的午餐会上发表的祝词：

这一次我们在这里的讨论再次集中在限制战略武器问题上。我们必须使总统和总书记十个月前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商定的协议具有实质内容和约束力。我们

葛罗米柯和基辛格在宴会上的讲话

【塔斯社莫斯科一月二十一日电】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今天宴请美国国务卿基辛格。

葛罗米柯致词强调指出，在今天已开始的苏美会谈过程中，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十分明确地提出，主张在苏美关系方面继续执行最近几年形成的方针。

这位部长强调指出，不仅我们两国人民，而且全世界人民都欢迎苏美关系的改善。然而，也存在着这样一种势力，它们对上述情况不满并竭力在苏美关系发展的道路上设置障碍。

葛罗米柯继续说道，应从作为会谈主题的许多问题中突出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现在和直到会谈结束时都将受到特别重视。这就是起草新的限制战略武器协

【美新处华盛顿一月二十一日电】福特总统提出的到一九七七年九月三十日截止的财政年度预算中的“国防”部分摘要如下：

国防机构的根本目标是确保美国的自由和安全，在全世界保护美国的切身利益。

为了确保美国国防力量继续足以实现这些目标，增加经费是极为重要的。这种增加经费的作法将可以使美国研制和采购为提高我们的战斗部队的战斗力所必需的最新式军事装备。国防计划的拟议中的开支将从一九七六年的九百二十八亿美元增加到一九七七年的一千零十一亿美元，再增加到一九七八年的一千一百二十九亿美元。

尽管苏联增加了国防开支和军事人员并提高了装备现代化程度，今天世界上仍然存在着人们可以接受的军事力量对比。

美国寻求通过谈判来减少军事开支和缓和国际紧张局势。这种谈判包括同苏联进行的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和北约与华沙条约成员国之间关于在中欧共同均衡削减军事力量的讨论。可是，只有美国及其盟国的力量继续保持强大，至少与潜在的对手的力量同样强大，才能达成有效的协议。

为了在达成协议之前的时间里保持军事力量平衡，一九七七年度的预算中提出了如下建议：继续增加陆军兵力，继续使陆军、海军和战术空军的装备现代化，并加强战斗部队的准备状况。要采取这些措施，就需要不断增加预算，其增加额要超过为抵消通货膨胀而需要的数额……

战略力量——战略力量的主要目标是使人不敢对美国或美国的盟国发动核进攻或以核进攻相威胁，采取的办法是：同苏联的战略力量保持全面均势；使苏联看不出首先使用核武器可以占便宜；保持迅速地在战略力量对比出现任何不利的变化时采取对策的能力……

一般任务部队——属于这个范畴的地面、海上和空中力量的目的是在不发生战略核战争情况之下，使人不敢进行威胁或进行反威胁。

一九七六年预算的一个重大倡议是把陆军现役师由十三个增加到十六个。一九七七年将使这些新建师达到规定的作战兵员额。

一九七七年预算规定要使地面部队在质量和数量两方面都得到提高。直升飞机和反坦克导弹的生产将继续下去，坦克的生产将增加。

战术空军的作战能力将会随着购买更多的F—14战斗机和F—15战斗机而加强。

我们一直致力于海军一般任务部队的现代化和恢复海军的规模和力量，一九七七年将采购十五艘舰只就是这种努力的一部分。一九七七年将采购三艘核动力攻击潜艇，这种潜艇是打算用来搜索和摧毁敌人的潜艇的。

研究和试制——战略武器系统的研制工作将继续下去，内容包括：B—1飞机、三叉戟潜艇和导弹系统、新的洲际弹道导弹系统、战略飞航导弹和弹头的改进工作，弹道导弹防御技术的研究工作也将继续进行。

有关原子能的防务活动——预计核武器的研究、试制、地下试验和生产将大约保持一九七六财政年度的水平。

美新处

福特提出美预算中的国防部分

一九七七年的军费开支为一千零十一亿美元

法《回声报》评基辛格访苏

《是“缓和”还是美国的中立化》

【本刊讯】法《回声报》一月二十一日刊登法维拉写的一篇文章，题为《是“缓和”还是美国的中立化》，摘要如下：

基辛格抵莫斯科，以便拯救缓和，拯救他的政策。

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的，向苏联人提出的以物易物的交易如下：放弃你们在安哥拉的企图，我们缔结限制战略武器条约。

建议不是不可能被接受的，人们看不到苏联在这里可能丢失什么东西。在安哥拉，它的朋友人运的形势已恢复到足以使援助可以变得更谨慎些的程度，而且无论如何，人们将谈判以古巴人的离去换取南非人的离开……在安哥拉让步，这丝毫不意味着放弃它。相反，得到美国在著名的第二轮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的协议

上签字，这是一个胜利，放过这一点，将是遗憾的。

为什么说是一个胜利呢？因为，从心理上，这些协议将把苏联和美国的力量平等肯定下来。因为，从技术上，莫斯科进行的谈判比美国高明，所以这些协议为苏联武器的进展比美国武器的进展打开了更广阔的前景；从政治上说，这些协议给美国舆论以两个伙伴牢牢地掌握着缓和，和“两极世界”是稳定的这种使人放心和催眠性的错觉。

苏联人之所以特别注意维持这种错觉，因为对于他们来说，缓和绝不意味着稳定化。缓和对他们来说只有一种意思：抵消美国的战略优势。这种抵消恰恰给所有其他勾当以施展的余地。

人们长期认为苏联

正在资产阶级化，它又变成了俄罗斯，它满足于它那一块大帝国。这种想法是不真实的：也许中国的上升使俄国熊走出冬眠状态之前是如此。

苏联被惊醒了，它打算从今后利用中国为使自己拥有世界大国的手段而仍需要的几十年。

还有第三世界的争夺对象：印度的准卫星化，红色舰队，在印度洋和地中海就象在本国领海内那样巡弋，腐烂的安哥拉，分裂的黎巴嫩，所有这一切同时表明了舞台和演员的变动性。

但我们古老的欧洲仍然是决定性的争夺对象。中国人已指明了这一点，并鼓励我们联合和团结起来。最后苏联人也明白了这一点，特别是明白了怎样进行这场争夺：不是通过坦克

或“嘴里叨着刀子”的共产党进行哥萨克式的争夺，而是通过选举和微笑进行欧洲式的争夺。

因此，共产党的变化不是民主的胜利，而是共产国际有更大的侵略性的信号。老实说，出现了一个真正的国际主义战略：每个党各显所能，各碰运气。

急不可待要行动的欧洲共产党，在这种方式变化中很可能起了它的作用。然而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这种变化是得到莫斯科批准的。

勃列日涅夫对他的忠诚的突击队的言行自由可能仅提出了两个限制：即对苏联国内的批评不要损害其国内的平衡；共产党在欧洲采取的即使是多样化的立场，应经常在他们之间协调一致。

此外，这并不妨碍苏联预防万一。谁能相信在美国购买的那么多的小麦都送到面包铺去呢？为什么一部分不能用来储存呢？苏联，它没有低估对手。

【法新社汉堡一月二十一日电】七个北约组织国家的国防部长今天开始在这里举行两天会谈，以制定出一项在核袭击之前进行磋商的政策。

主持这次极为秘密的会谈的是北约秘书长伦斯。

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首先在会上阐述了东西方的战略局势。

与会的其他北约国家是英国、西德、比利时、丹麦、意大利和土耳其。

【合众国际社汉堡一月二十一日电】美国防务官员们说，首次参加北约组织核计划小组的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今天向小组其他成员谈了俄国增加战略能力的情况。拉姆斯菲尔德强调了苏联在远程武器方面所取得的进展，并要求人们特别注意俄国的“逆火式”轰炸机。

这些与会者说，俄国坚持说“逆火式”是战术轰炸机，但拉姆斯菲尔德说，必须把它看成是战略轰炸机。

美国国务卿基辛格本周在莫斯科会谈期间打算提出“逆火式”的问题。

这次会议将于明天结束。

【路透社汉堡一月二十一日电】拉姆斯菲尔德在北约核计划小组的一次会议上说，苏联在远程导弹和轰炸机方面的力量更加接近于同美国相等了。

与会人士说，拉姆斯菲尔德在他关于北约和华约的战略力量对比的估计中把俄国试制的新逆火式轰炸机也包括进去了。

北约七国国防部长举行核计划小组会议

拉姆斯菲尔德在会上阐述了「东西方的战略局势」

美《洛杉矶时报》社论《南斯拉夫的不安》

日述报评

《争取在经济上「脱离苏联」的东德》

【本刊讯】日本《朝日新闻》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刊登该报记者藏原发自东柏林的一篇述评，题目是《争取在经济上「脱离苏联」的东德》，摘要如下：

最近，在东德领导集团中曾发生相当大的风波，这一揣测正在西方国家扩散。

东德第八届党代会，曾保证要致力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但是，七月份政治局委员兰贝茨在面向青少年的杂志上发表文章，其中说：“首先推进社会目标，不应该对提高生活水平寄予过分的期望。”据认为，政治局委员兰贝茨是亲苏派的头目，这篇文章也被认为是反映了进一步巩固社会主义集团之间的合作关系这一苏联的意图。但是，与此相反，第一书记昂纳克在八月份土地改革纪念日的演说中强调提高生活水平是第一目标，同兰贝茨文章的调子正相反。

也就是说，在政治局中，主张优先发展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亲苏派同把提高生活水平放在第一位的昂纳克派之间发生了意见对立，结果，昂纳克派压倒了亲苏派。

东德必须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放在第一位，首要的原因是邻国西德的存在。自签署四大国协定以来，东西德的交流有某种程度的缓和，现在，每年有几百万西德人访问东德。随之而来的是西德高质量的消费品流入东德，使东德人了解西方生活水平的机会显著增加。据说，东德的生活水平要高于苏联，但是，如果仅就消费品而论，与西德相比，望尘莫及。

现在，东德与经互会各国的贸易，占总贸易额的三分之二。如果追随苏联推行的经互会各国分工的体制，提高生活水平的速度就会大大落后，在东德，这种情绪大概很强烈。然而，为保障东德的安全，完全依靠苏军的二十个师，二十五万八千人驻扎在东德，在这种现状下，政治方面自不待言，就是在经济方面，“脱离苏联”的余地也非常狭小。

【本刊讯】美国《洛杉矶时报》一月五日发表一篇社论，题为《南斯拉夫的不安》，摘要如下：

南斯拉夫一位重要的军事分析家不久前写了一篇文章认为，在当代制造核武器是“便宜的、容易办到的”，并强烈暗示，南斯拉夫一旦受到侵略威胁，准备生产核武器。

显而易见，这个登在反映政府路线的贝尔格莱德日报《战斗报》上的警告，是针对苏联的。这是一个比较令人吃惊的迹象，表明铁托对他死后或离职后，俄国可能通过颠覆或直接威胁的手段干涉南斯拉夫事务，严重不安。

如果莫斯科在这场铁托死后的玩弄篡权的把戏中获得成功，就可能对西方民主政体产生比在西班牙或葡萄牙可能发生的任何事件都要严重得多的影响。

希腊和土耳其已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里动摇不定的成员。如果受到苏联设在南斯拉夫的空军和海军基地的侧翼包围，它们很可能会发现，放弃它们基本上亲

西方的反共的方针是一种权宜之计。奥地利的中立地位就会靠不住。

政治上虚弱的意大利，由于面临其边境上的苏联坦克和面临处于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吓人的态势的苏联地中海舰队，可能会选择退出这个联盟的道路。那样一来，苏联的压力就将延伸到法国以及这个联盟的其它欧洲成员国。

对俄国人来说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的是，再次征服南斯拉夫还将标志着莫斯科在恢复其对四分五裂的共产主义运动世界的权威方面采取的一个重大步骤。

现在不可能知道苏联对铁托之后的南斯拉

夫进行干涉的前景究竟有多大。但是，据俄国的观点，这个前景肯定是诱人的；铁托分子至四分之一世纪前摆脱苏联控制维护独立以来，一直在为其他共产党人树立“坏的”榜样。

贝尔格莱德奉行的一种招摇过市的独立外交政策。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罗马尼亚从此一直效法的先例。俄国人感到更加不安的是，南斯拉夫的知识分子支持对马克思主义作任意解释，这些解释伤害了苏联，但对东西欧的共产主义思想产生了有感染力的影响。

苏联在捷克斯洛伐克采取行动的口是，

捷克斯洛伐克的真正马克思主义者“邀请”它来捍卫共产主义使其免遭所谓外国阴谋的破坏。看来铁托分子害怕的正是俄国人将在南斯拉夫建立一个亲苏的小型共产主义运动，这个运动可能向苏联发出必不可少的邀请，这样苏联就可以某种形式作出象它一九六八年在捷克斯洛伐克所起作用的答复。

南斯拉夫人明确表示，必要时他们准备为维护他们的独立而战。

不管发生什么情况，西方国家在南斯拉夫的防御方面显然都发挥不了什么军事作用。不过，西方肯定决不允许苏联设想它可以对南斯拉夫直接干涉而又不在于东西方的关系中引起严重危机，从而威胁到欧洲的力量平衡。

波兰就波驻纽约领事馆被炸向美国政府提出抗议

【法新社华沙一月十七日电】波兰就波驻纽约领事馆十六日被炸

向美国政府提出抗议。波通社说，波兰政府已要求美国当局保证波驻美外交使团的安全。

一个自称是“犹太抵抗运动”的组织宣称，这次爆炸事件是它干的。

波兰的军队报纸《自由战士报》今天称，这次袭击是“美国犹太沙文主义者”反对那些在第三十届联合国大会上认为犹太复国主义是种族主义的一种形式的国家而进行的恐怖运动中的又一次“挑衅”。

铁托因病推迟对墨西哥的访问

【路透社贝尔格莱德一月十九日电】一位官方发言人说，南斯拉夫总统铁托因患坐骨神经痛今天正在治疗，但他的健康状况并不严重。

消息灵通人士说，他原定于一月二十八日对墨西哥的访问，因要治疗而推迟两个星期。

英报文章《安哥拉人运指望苏联的支持》

美参议员滕尼说苏不断把米格战斗机运到安哥拉；美官员说在安哥拉的古巴军队将达一万四千人

【本刊讯】英国《每日电讯报》一月二十日刊登一篇由记者麦基尔罗伊自罗安达写的文章，题为《安哥拉人运指望苏联的支持》，摘要如下：

内图的马克思主义人运的官方发言人乌丁斯昨晚说：“只有在我们把民族主义的解放运动赶出去之时，这场使安哥拉分裂的内战才将停止。

我们预料这将是一场长期的战争。但是，也许会很快结束，因为敌人采用的每一个策略，我们的俄国和古巴支持者都将能对付得了。”

在他讲话的同时，俄国和古巴的“顾问”们正在指挥非洲工人们，从一艘停在罗安达港口的俄国船上卸下苏联的两栖履带式车辆。三天来这艘船一直在卸下履带式车辆——这种类型的车辆曾被埃及人用来运载坦克渡过苏伊士运河。

安哥拉人民解放部队（人运军队）迫切需要这种两栖“桥梁”，因为总攻势在一些河流处已陷于停顿。

斯里兰卡总理到印尼访问

【美联社雅加达一月二十日电】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今天抵达这里，同印度尼西亚总统就包括印度洋和计划中的不结盟国家会议在内的双边和国际问题进行五天的会谈。

这是她出任总理十六年来第一次访问印度尼西亚。

在她这次正式出访印度尼西亚、泰国和缅甸从科伦坡上飞机之前，斯里兰卡国防和外交部副部长贾亚科迪对记者说，总理要同这些亚洲国家领导人会谈的，主要将是与八月份在科伦坡举行的不结盟国家最高级会议有关的经济问题。

消息灵通人士说，去年十一月左右计划的对印度尼西亚的这次国事访问差一点取消，因为斯里兰卡最近在联合国殖民地委员会提出了一项建议，谴责印度尼西亚出兵东帝汶并要求印度尼西亚人立即撤出这块前葡属殖民地，这件事引起印度尼西亚大怒。

这些人士说，班达拉奈克政府为其在联合国就东帝汶问题采取的立场，“用了几乎不能再谦逊的词”向印度尼西亚政府表示道歉。

预料，班达拉奈克夫人在明天开始的同苏哈托总统的会谈中将劝说他参加科伦坡会议。

斯印就筹备第五次不结盟国家会议进行协商

【南通社科伦坡一月十八日电】据这里今天宣布，斯里兰卡和印度之间关于筹备第五次不结盟国家最高级会议的外交协商已经圆满结束。

这次协商的内容还包括三月或四月份在新德里举行的部长级预备会议的筹备工作。参加这次协商的是两国外交部的高级官员。

人运军方发言人儒儒少校对我说，一旦临时桥梁架起，北线攻势就将恢复。

【法新社华盛顿一月二十一日电】加利福尼亚州民主党参议员滕尼在这里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苏联仍然把武器运进安哥拉。这位参议员对记者们说，根据他得到的情报，那里已有六架苏制米格二十一飞机装配好了，这些飞机现在由古巴和捷克斯洛伐克的飞行员驾驶。

另外六架米格式飞机正在装配，同时还有十二架飞机已运到罗安达，但尚未开箱。

滕尼接着说，在安哥拉还有苏制直升飞机和坦克。

【美联社华盛顿一月二十一日电】（记者：乔治·杰达）一些美国官员今天说，在过去两周内，苏联用飞机把古巴军队以每天二百人的速度运往安哥拉，使投入那里战斗的古巴部队总数超过一万零五百人。

这些官员说，在一月七日开始，并在那时以后一直继续的行动中使用的是苏联伊尔—62型飞机，中间只在几内亚的科纳克里加油停留。

比利时报纸文章《安哥拉悲剧的奇谈怪论》

说苏联筹划把安哥拉“巴尔干化”——苏联式的殖民地化

【本刊讯】比利时《最后一点钟报》一月二十一日刊登一篇题为《安哥拉悲剧的奇谈怪论》的评论，摘要如下：

无可非议（因人运的态度已作了证明）的是苏联人恰好在筹划把安哥拉“巴尔干化”。然而，“巴尔干化”是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另一种形式；这就是苏联式的殖民地化，捷克斯洛伐克的事态已证明了这一点。

还有另一种似乎并不使人运领导人感到为难的奇谈怪论。这就是他们同意那些来自白人殖民主义者、种族主义者和资本家、不要忘记当然还有“苏联修正主义帝国主义的顾问”的合作和存在。南非金矿公司不久前承认向人运提供了一些直升飞机。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为了保护受到安盟和解阵部队威胁的南非和葡萄牙的利益。

比尔斯集团控制的这家公司继续在罗安达东北部的省份中开采金矿。为了维护它的开采权，这个公司付给人运二十五亿比利时法郎（约合七千零八十万美元），这种财经援助与

人运的敌手所得到的南非军事援助相比，是一笔巨大的援助。

好几个前葡萄牙殖民主义者在安人运军队各级中担任重要职务（这里说的是葡萄牙白人）。

关于苏联顾问，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号称“伊古尔王子”。这个人过去领导过也门的军事行动。

虽然没能结束安哥拉的内战，但非洲统一组织却没让苏联人实现“巴尔干化”，尽管苏联人施加巨大的压力，以使一些非洲国家承认安人运是唯一合法的政府。不幸的是，由于非洲统一组织不能以政治和外交方式解决这一问题，现在看来这一冲突的结局显然将要在当地得到解决，而且是以牺牲许多人为代价的。

【合众国际社雅加达一月十九日电】澳大利亚外长安德鲁·皮科克十九日抵达雅加达访问两天，以便同印度尼西亚领导人会谈东帝汶的问题和共同关心的其他问题。皮科克是从吉隆坡来到这里的。

【合众国际社雅加达一月二十日电】澳大利亚外长安德鲁·皮科克今天说，他已得到印度尼西亚的正式保证：东帝汶将实行自决。

澳大利亚外长访问印尼并同马利克苏哈托会谈

真正希望谋求一项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

他说，他已接受马利克要他三月份再次访问印度尼西亚的邀请。

在只有十分钟的记者招待会上，皮科克拒绝详谈他在访问期间同印度尼西亚领导人会谈的情况，他说这次访问是“探索性”的。

他拒绝在联合国代表维托里奥·圭恰迪目前正在帝汶进行观察并提出建议的同时，对于

皮科克在结束两天访问时离开这里之前几小时发表了一项事先拟好的声明，他说他已向印度尼西亚领导人谈了澳大利亚政府的看法，即必须结束敌对行动和流血，并在东帝汶真正地实行自决。

声明说，在他同马利克外长、苏哈托总统及国防和安全部长庞加贝安将军的会谈中，双方都是坦率的。

他说，他相信人们

【合众国际社伦敦一月二十日电】（记者：格里格）叙利亚支持的巴勒斯坦解放游击队入侵遭受内战破坏的黎巴嫩的消息，在西方各国首都敲响了警钟。

人们越来越担心，这种入侵很可能促使以色列采取反行动，从而使中东再次爆发一次全面战争，美国、苏联和阿拉伯产油国不可避免地会卷入这种全面战争中去。

伦敦各报出现的象“入侵”和“中东处于战争边缘”这些吓人的大标题，反映了人们日益不安的心情。

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在去莫斯科途中，在哥本哈根停留时发表的一项声明中具体地指出了这一点。他在声明中要“所有外部国家”——包括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不要进行干预，并警告说，美国将反对任何干涉到目前为止仍然是黎巴嫩的内战的行动。

黎巴嫩内政部长、前总统加米耶·夏蒙已呼吁美国 and 联合国立即进行干预，以防止他的小小的国家遭到毁灭。

一些外交人士说，到目前为止，两种令人抱有希望的迹象是叙利亚和以色列显然都不愿意公开卷入黎巴嫩内战。据说，这种卷入几乎肯定意味着打另一场中东战争。

但西方外交官说，发生这样一种冲突的因素是存在的。他们还认为解决黎巴嫩国内问题的希望很小。

一些外交官说，根本问题仍然是这个分裂的小国中的基督教徒和穆斯林人之间长期处在酝酿状态中的仇恨，而这种仇恨现在已爆发成为一场大规模的内战了。

人们自战斗开始以来越来越多地讨论的一种解决办法，是让穆斯林人（他们现在占多数）和基督教徒分治这个国家。基督教徒在黎巴嫩一九四三年独立时在这个国家占多数，现在占少数。

西方官员说，有迹象表明，黎巴嫩的斗争各方都在设法实现某种分治。办法是，把穆斯林人赶出主要是基督教徒居住的地区；而另一方面，把基督教徒赶出主要是穆斯林人居住的地区。

但是，他们说，真正的分治差不多是不可能的，因为分治行动将使每个教的为数很多的但处于少数地位的人留在被对方占领的地区内。

据说，此外，这种分治还会使得无法解决首都贝鲁特本身的问题。因为，在那里，穆斯林人和基督教徒混居在一起，几乎无法把他们分开。

最后，叙利亚已表明它不会接受分治，并将在必要时进行干预以制止这种分治。

外交官员说，还来得及使中东避免另一场全面冲突。但他们承认，剩下的时间非常少了。

他们说，这很可能意味着，中东危机将取代战略武器会谈而成为基辛格在莫斯科的谈判中的主要问题。

印度尼西亚的保证发表意见。马利克在早些时候谈到皮科克的访问时说，尽管有分歧，澳大利亚外长一致同意加强保持密切关系。

【合众国际社雅加达一月二十日电】外交部长马利克宣布，澳大利亚和印度尼西亚今天就尽快举行两国政府最高行政首脑的非正式会谈问题达成了协议。

马利克说，这项协议是来访的澳大利亚外长皮科克在雅加达同苏哈托总统举行的一小时会谈中达成的。

人们担心黎巴嫩冲突会发展成全面的中东战争

合众国际社记者报道

日本《公明新闻》刊登岩村三千夫的文章

《周恩来的逝世及对国内外的影响》

【本刊讯】日本《公明新闻》一月十八日刊登中国问题专家岩村三千夫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周恩来的逝世及对国内外的影响——内外政策不会发生变化》，摘要如下：

激烈斗争的历史。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创建以来的干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国务院总理。他在全世界悲痛中，于一月八日结束了七十八岁的生涯。他在中国共产党内的地位虽曾有过几次变动，但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四分之一世纪多的时间里一直担任国务院总理，事实上是中国外交的直接负责人。这说明他作为政治家，在国内外赢得了怎样的崇高信任。正因为他起的作用如此之大，所以，他的逝世对中国内外产生的影响也就引起了世界的注意。

中国革命的历史是以武装斗争为主的激烈战斗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发展也是对来自外部的干涉进行斗争，在国内同半殖民地的经济落后进行斗争，作出了不断的

艰苦努力。周恩来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同敌人针锋相对，并且首先依靠群众进行斗争，他就是一位这样的政治家，同时，他也是一位坚决根据现实，不回避必要的妥协的现实主义的政治家。这两个侧面的统一不仅是周恩来的特征，也是他一贯尊为师表的毛泽东主席及其革命路线的特征。有些人从周恩来长期担任行政负责人，并在现实政治上留下了丰功伟绩，就把他视为现实主义的代表，同毛泽东主席所代表的革命路线分割出来，这完全是对现代中国政治的主观臆断。毫无疑问，现代中国革命的理论、实践两方面的最高领导人是毛泽东主席。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毛主席一直领导着整个党的工作，周恩来在置身于党领导中枢的同时，直接担负着行政和外交方面的工作。在国内建设方面，毛主席亲自领导农业的改革和贯彻工业化的基本方针，而在对外政策方面，基本方针虽然是毛主席决定的，但站在实践第一线的却是周恩来总理。

由于这种关系，在新中国的对外活动方面，同周总理的名字直接联系起来的功绩是颇多的。那有名的和平共处五原则，在形式上也是周总理倡议的。在万隆会议上大讲亚非团结的也是周恩来总理。直接接待尼克松访华的也是周恩来总理。提倡“积累”方式，区别日本政府和日本人民，终于取得日中邦交正常化的，也是周总理直接站在了最前线。并且在这些对外的每一个活动中，周总理发挥了他的说服力，深深影响了对方国家的政府和领导人，这是不可否定的。然而严密地说，这些对外工作也是根据中共党内事前集体讨论的，不能设想是同毛主席的领导分离开的。

寄希望于新人的活跃，因此，从周恩来逝世的影响而预测中国的内外政策会发生重大变化，那是错误的。无论周先生作为政治家是何等有才能，但决定中国政治外交路线的不是周先生个人。那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领导集体。可以这样说，周总

理的逝世表明中国革命第一代的代表人物的逝世，从而不可否认地促进了世代的交接。革命的第一代和第二代的结合也将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一步一个脚印地扎扎实实地前进。

周恩来逝世的影响无疑是很大的。然而中国的党对于不可避免的换班的准备，已在一九七三年中共十大以来就作出了巨大的努力。想得如此周到也是毛、周体制的生动体现。

中苏论战将长期化。可以认为，中国同日本的关系也不会因周先生的逝世而改变对日政策。中苏关系如何发展是普遍关注的问题。但是，批判修正主义的论战会长期持续下去。然而这并不是说国家关系不可能有丝毫缓和。

周恩来逝世的影响确实很大。但中国的内外政策是在党的集体领导下执行的。这一点和资本主义国家改换领导人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本刊《埃塞俄比亚先驱报》刊登读者来信】埃塞俄比亚《埃塞俄比亚先驱报》一月十八日刊登了一封读者来信，标题是《一位伟人》，摘要如下：

我们不能不说当我们听到周恩来总理逝世的消息时，我们是多么

法新社道 一次追悼周恩来的集会

【法新社巴黎一月二十日电】题：一次追悼周恩来的集会

前外交部长莫里斯·舒曼以及各党派的其他好几名人士，在法中友协星期一组织的一次集会上，向周恩来表示沉痛的哀悼。

四百人出席了这次会议，其中有中国的代办于梦欣，社会党全国书记——密特朗的代表若斯潘，伊夫·法奇夫人等。

以友协主席团成员身份讲话的舒曼，谈到了他一九七二年七月在中国共产党主席的北京的极其简朴的住宅同周恩来和毛泽东主席的会谈。他强调说，在他一生中最激动的回忆中，最留恋这个晚上。

他说：“我对于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是陌生的，我对中国了解的不多，对中国的语言一窍不通。然而，我感到很随便自在。”

他说，任何同周恩来谈话的人，都感到他热爱法国人民。

合作部长的母亲伊雷娜·德利普科夫斯基夫人，也是友协主席团的成员，她念了法国驻北京前大使马纳克发来的电报，电报说：“这不仅对中国人民是一个巨大的损失，而且对于珍视国家独立的所有法国人也是一个巨大的损失。”

法中友协秘书长埃莱娜·马纪樵夫人说，周恩来一向支持使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前进的最革命的措施。

最后，澳大利亚记者贝却敌也谈了他在抗日战争初期和越南战争期间同总理的会晤。

周恩来不仅是创造一些事态和运动的卓越的历史人物，而且是一位执行着使中国变得伟大的巨大任务的领导人。因此，不仅仅是中国人民失去了他，而且是全世界失去了他。

【合众国际社伦敦一月十三日电】新闻特稿：荷兰榆树病——一场正在蔓延开来的生态灾难

两大洲的专家们正在统计榆树在一次可怕的悲剧中成百万棵地死去这一灾年所带来的影响。

本社记者对荷兰榆树病的劫难作的一次调查揭示出了一种生态灾难，这一灾难正在无阻拦地越过北美和欧洲向前伸展。

纯经济上的代价是巨大的。但是，除此之外，公园和林荫道被夺去了雄伟的榆树，可能不久任何地方的榆树街都将没有榆树。

受灾最严重的英格兰的伯克说：“这是一次令人可怕的树的灾难。”南英格兰已经死去了六百五十万棵榆树，单一九七五年炎热干燥的夏季就死了一百九十万棵。

在美国，一位专家说，从大平原到大西洋百分之四十的榆树都已经被毁灭了。这种疾病现在正向西蔓延远达爱达荷、科罗拉多和得克萨斯。

一位意大利官员说，在意大利一些地区，“一百棵榆树中有九十棵得病”。在帮助美化巴黎的两万棵榆树中，有一万五千棵已经死去。

一位加拿大专家当被问及那里如何制止这种疾病时回答说：“根本不是在制止。”这种疾病正在蹂躏荷兰、比利时和法国，而且正在侵袭奥地利和斯堪的纳维亚的为数很少的榆树中的大部分。

合众社特稿 《荷兰榆树病——一场蔓延的生态灾难》

说这种病正在英法美德意荷加等国造成大批榆树死亡

荷兰榆树病最初是在大约五十年前在荷兰鉴定和加以研究的。这种疾病上一次的流行是经过了一分之二世纪之后才息止的。但是在六十年代末期，出现了一种新的比较致命的菌株，不过在本社记者调查中所询问的人中没有人能说得出现这种菌株起源于何处。这种新的病毒形式现在正在逞凶。

这种疾病有两种传播死亡的媒介物。一种六点半毫米长的甲虫——拉丁名字叫小蠹虫——躲藏在榆树皮皮下，在它爬过的地方注入一种有毒的真菌。为与这种真菌作斗争，榆树产生一种抗体。

这是致命的。这种粘性的抗体阻塞树液的通路，使它缺水和营养而挨饿，榆树由于自我窒息而死亡。一棵需要一个世纪时间长成的树，几天之内就能自己憋死。

死神进行大规模侵袭。一位美国官员说，过去几年来，美国每年死去四十万棵榆树，一年损失一亿美元。他计算迄今为止单在美国这种疾病所带来的损失就达十亿美元。

在荷兰运河的两侧、法国乡村道旁、比利时的河岸上或意大利和

德国的公园散步场所的榆树林荫道——这些地方的榆树早就完了。

巴黎有名的树叶茂盛的地方孚日广场，象王宫的散步场所一样，实际上将要落得光秃秃。伦敦的无与伦比的青葱翠绿的公园露出了使人痛苦的缺口，也许两年前种的一万棵榆树只剩下一千五百棵了。

伯克去年秋天说：“我们必须面对事实：明年以后在伦敦的任何王家公园里可能不会有成年的榆树了。”

巴黎公园负责人勒穆安说，“除非出现奇迹，否则榆树要判死刑。”

奇迹似乎是不可能出现的。调查表明，各处的科学家都尽一切努力寻找防治的办法，但是什么办法都无效。

显然，进攻的第一线是要杀死有毒的真菌，或者杀死传播真菌的甲虫。但如何进行呢？

要是喷洒足以保护数以百万棵的大树的除虫剂，除了杀死树皮下的甲虫外，还会杀死太多的其他东西。杀真菌剂的代价太高，不易进入树内，而且难以有效。

一位法国专家说：“化学战花

钱很多，而且最终也不奏效。”

英格兰巴西尔顿绝望的居民想法以自然治自然。他们凑集和进口了五千只能够杀死树皮下的甲虫的特殊黄蜂。

但是英国专家说，一株树能寄生一百万只甲虫。黄蜂早在能够杀死所有的甲虫之前，就成了灾难。

美国造林官员把一些希望寄托在性上。一位发言人说，一种新的化学仿制树皮下雌甲虫的性魅力，从而可以用来诱使不警惕的雄甲虫自取灭亡。这位发言人说，但这种化学用品仍然是实验性的，尚未批准使用。

而意大利、法国和荷兰官员，象英国、加拿大和其他别的地方的一些专家一样，正在设法寻找抗病的榆树品种。

维诺格拉多夫声称俄国的榆树流行病已经来过并被消灭了。他说，苏联科学家已经做到了这点。“而现在正集中努力于种植这种免疫的树。”

但是，这挽救不了现有的树。

特别在英格兰，在那里种植榆树已有四千年历史，一九七五年整个夏天不下雨加重了灾难。一个木材工业报告说，倒下的死榆树已经堆积成“无人能清理的一座木材山。”看来今后的情况将会更糟。

英国造林委员会的布拉西尔说：“到一九八〇年，我们必须料想到，英格兰南部的榆树将有一半死去。”那就是说要死去一千二百万棵树。

日本《公明新闻》刊登岩村三千夫的文章

《周恩来的逝世及对国内外的影响》

【本刊讯】日本《公明新闻》一月十八日刊登中国问题专家岩村三千夫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周恩来的逝世及对国内外的影响——内外政策不会发生变化》，摘要如下：

激烈斗争的历史。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创建以来的干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国务院总理。他在全世界悲痛中，于一月八日结束了七十八岁的生涯。他在中国共产党内的地位虽曾有过几次变动，但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四分之一世纪多的时间里一直担任国务院总理，事实上是中国外交的直接负责人。这说明他作为政治家，在国内外赢得了怎样的崇高信任。正因为他起的作用如此之大，所以，他的逝世对中国内外产生的影响也就引起了世界的注意。

中国革命的历史是以武装斗争为主的激烈战斗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发展也是对来自外部的干涉进行斗争，在国内同半殖民地的经济落后进行斗争，作出了不断的

艰苦努力。周恩来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同敌人针锋相对，并且首先依靠群众进行斗争，他就是一位这样的政治家，同时，他也是一位坚决根据现实，不回避必要的妥协的现实主义的政治家。这两个侧面的统一不仅是周恩来的特征，也是他一贯尊为师表的毛泽东主席及其革命路线的特征。有些人从周恩来长期担任行政负责人，并在现实政治上留下了丰功伟绩，就把他视为现实主义的代表，同毛泽东主席所代表的革命路线分割出来，这完全是对现代中国政治的主观臆断。毫无疑问，现代中国革命的理论、实践两方面的最高领导人是毛泽东主席。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毛主席一直领导着整个党的工作，周恩来在置身于党领导中枢的同时，直接担负着行政和外交方面的工作。在国内建设方面，毛主席亲自领导农业的改革和贯彻工业化的基本方针，而在对外政策方面，基本方针虽然是毛主席决定的，但站在实践第一线的却是周恩来总理。

由于这种关系，在新中国的对外活动方面，同周总理的名字直接联系起来的功绩是颇多的。那有名的和平共处五原则，在形式上也是周总理倡议的。在万隆会议上大讲亚非团结的也是周恩来总理。直接接待尼克松访华的也是周恩来总理。提倡“积累”方式，区别日本政府和日本人民，终于取得日中邦交正常化的，也是周总理直接站在了最前线。并且在这些对外的每一个活动中，周总理发挥了他的说服力，深深影响了对方国家的政府和领导人，这是不可否定的。然而严密地说，这些对外工作也是根据中共党内事前集体讨论的，不能设想是同毛主席的领导分离开的。

寄希望于新人的活跃，因此，从周恩来逝世的影响而预测中国的内外政策会发生重大变化，那是错误的。无论周先生作为政治家是何等有才能，但决定中国政治外交路线的不是周先生个人。那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领导集体。可以这样说，周总

理的逝世表明中国革命第一代的代表人物的逝世，从而不可否认地促进了世代的交接。革命的第一代和第二代的结合也将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一步一个脚印地扎扎实实地前进。

周恩来逝世的影响无疑是很大的。然而中国的党对于不可避免的换班的准备，已在一九七三年中共十大以来就作出了巨大的努力。想得如此周到也是毛、周体制的生动体现。

中苏论战将长期化。可以认为，中国同日本的关系也不会因周先生的逝世而改变对日政策。中苏关系如何发展是普遍关注的问题。但是，批判修正主义的论战会长期持续下去。然而这并不是说国家关系不可能有丝毫缓和。

周恩来逝世的影响确实很大。但中国的内外政策是在党的集体领导下执行的。这一点和资本主义国家改换领导人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本刊《埃塞俄比亚先驱报》刊登读者来信】埃塞俄比亚《埃塞俄比亚先驱报》一月十八日刊登了一封读者来信，标题是《一位伟人》，摘要如下：

我们不能不说当我们听到周恩来总理逝世的消息时，我们是多么

法新社道
一次追悼周恩来的集会

【法新社巴黎一月二十日电】题：一次追悼周恩来的集会

前外交部长莫里斯·舒曼以及各党派的其他好几名人士，在法中友协星期一组织的一次集会上，向周恩来表示沉痛的哀悼。

四百人出席了这次会议，其中有中国的代办于梦欣，社会党全国书记——密特朗的代表若斯潘，伊夫·法奇夫人等。

以友协主席团成员身份讲话的舒曼，谈到了他一九七二年七月在中国共产党主席的北京的极其简朴的住宅同周恩来和毛泽东主席的会谈。他强调说，在他一生中最激动的回忆中，最留恋这个晚上。

他说：“我对于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是陌生的，我对中国了解的不多，对中国的语言一窍不通。然而，我感到很随便自在。”

他说，任何同周恩来谈话的人，都感到他热爱法国人民。

合作部长的母亲伊雷娜·德利普科夫斯基夫人，也是友协主席团的成员，她念了法国驻北京前大使马纳克发来的电报，电报说：“这不仅对中国人民是一个巨大的损失，而且对于珍视国家独立的所有法国人也是一个巨大的损失。”

法中友协秘书长埃莱娜·马纪樵夫人说，周恩来一向支持使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前进的最革命的措施。

最后，澳大利亚记者贝却敌也谈了他在抗日战争初期和越南战争期间同总理的会晤。

周恩来不仅是创造一些事态和运动的卓越的历史人物，而且是一位执行着使中国变得伟大的巨大任务的领导人。因此，不仅仅是中国人民失去了他，而且是全世界失去了他。

【合众国际社伦敦一月十三日电】新闻特稿：荷兰榆树病——一场正在蔓延开来的生态灾难

两大洲的专家们正在统计榆树在一次可怕的悲剧中成百万棵地死去这一灾年所带来的影响。

本社记者对荷兰榆树病的劫难作的一次调查揭示出了一种生态灾难，这一灾难正在无阻拦地越过北美和欧洲向前伸展。

纯经济上的代价是巨大的。但是，除此之外，公园和林荫道被夺去了雄伟的榆树，可能不久任何地方的榆树街都将没有榆树。

受灾最严重的英格兰的伯克说：“这是一次令人可怕的树的灾难。”南英格兰已经死去了六百五十万棵榆树，单一九七五年炎热干燥的夏季就死了一百九十万棵。

在美国，一位专家说，从大平原到大西洋百分之四十的榆树都已经被毁灭了。这种疾病现在正向西蔓延远达爱达荷、科罗拉多和得克萨斯。

一位意大利官员说，在意大利一些地区，“一百棵榆树中有九十棵得病”。在帮助美化巴黎的两万棵榆树中，有一万五千棵已经死去。

一位加拿大专家当被问及那里如何制止这种疾病时回答说：“根本不是在制止。”这种疾病正在蹂躏荷兰、比利时和法国，而且正在侵袭奥地利和斯堪的纳维亚的为数很少的榆树中的大部分。

《荷兰榆树病——一场蔓延的生态灾难》

说这种病正在英法美德意荷加等国造成大批榆树死亡

荷兰榆树病最初是在大约五十年前在荷兰鉴定和加以研究的。这种疾病上一次的流行是经过四分之一世纪之后才息止的。但是在六十年代末期，出现了一种新的比较致命的菌株，不过在本社记者调查中所询问的人中没有人能说得出现这种菌株起源于何处。这种新的病毒形式现在正在逞凶。

这种疾病有两种传播死亡的媒介物。一种六点半毫米长的甲虫——拉丁名字叫小蠹虫——躲藏在榆树皮皮下，在它爬过的地方注入一种有毒的真菌。为与这种真菌作斗争，榆树产生一种抗体。

这是致命的。这种粘性的抗体阻塞树液的通路，使它缺水和营养而挨饿，榆树由于自我窒息而死亡。一棵需要一个世纪时间长成的树，几天之内就能自己憋死。

死神进行大规模侵袭。一位美国官员说，过去几年来，美国每年死去四十万棵榆树，一年损失一亿美元。他计算迄今为止单在美国这种疾病所带来的损失就达十亿美元。

在荷兰运河的两侧、法国乡村道旁、比利时的河岸上或意大利和

德国的公园散步场所的榆树林荫道——这些地方的榆树早就完了。

巴黎有名的树叶茂盛的地方孚日广场，象王宫的散步场所一样，实际上将要落得光秃秃。伦敦的无与伦比的青葱翠绿的公园露出了使人痛苦的缺口，也许两年前种的一万棵榆树只剩下一千五百棵了。

伯克去年秋天说：“我们必须面对事实：明年以后在伦敦的任何王家公园里可能不会有成年的榆树了。”

巴黎公园负责人勒穆安说，“除非出现奇迹，否则榆树要判死刑。”

奇迹似乎是不可能出现的。调查表明，各处的科学家都尽一切努力寻找防治的办法，但是什么办法都无效。

显然，进攻的第一线是要杀死有毒的真菌，或者杀死传播真菌的甲虫。但如何进行呢？

要是喷洒足以保护数以百万棵的大树的除虫剂，除了杀死树皮下的甲虫外，还会杀死太多的其他东西。杀真菌剂的代价太高，不易进入树内，而且难以有效。

一位法国专家说：“化学战花

钱很多，而且最终也不奏效。”

英格兰巴西尔顿绝望的居民想法以自然治自然。他们凑集和进口了五千只能够杀死树皮下的甲虫的特殊黄蜂。

但是英国专家说，一株树能寄生一百万只甲虫。黄蜂早在能够杀死所有的甲虫之前，就成了灾难。

美国造林官员把一些希望寄托在性上。一位发言人说，一种新的化学品仿制树皮下雌甲虫的性魅力，从而可以用来诱使不警惕的雄甲虫自取灭亡。这位发言人说，但这种化学品仍然是实验性的，尚未批准使用。

而意大利、法国和荷兰官员，象英国、加拿大和其他别的地方的一些专家一样，正在设法寻找抗病的榆树品种。

维诺格拉多夫声称俄国的榆树流行病已经来过并被消灭了。他说，苏联科学家已经做到了这点。“而现在正集中努力于种植这种免疫的树。”

但是，这挽救不了现有的树。

特别在英格兰，在那里种植榆树已有四千年历史，一九七五年整个夏天不下雨加重了灾难。一个木材工业报告说，倒下的死榆树已经堆积成“无人能清理的一座木材山。”看来今后的情况将会更糟。

英国造林委员会的布拉西尔说：“到一九八〇年，我们必须料想到，英格兰南部的榆树将有一半死去。”那就是说要死去一千二百万棵树。